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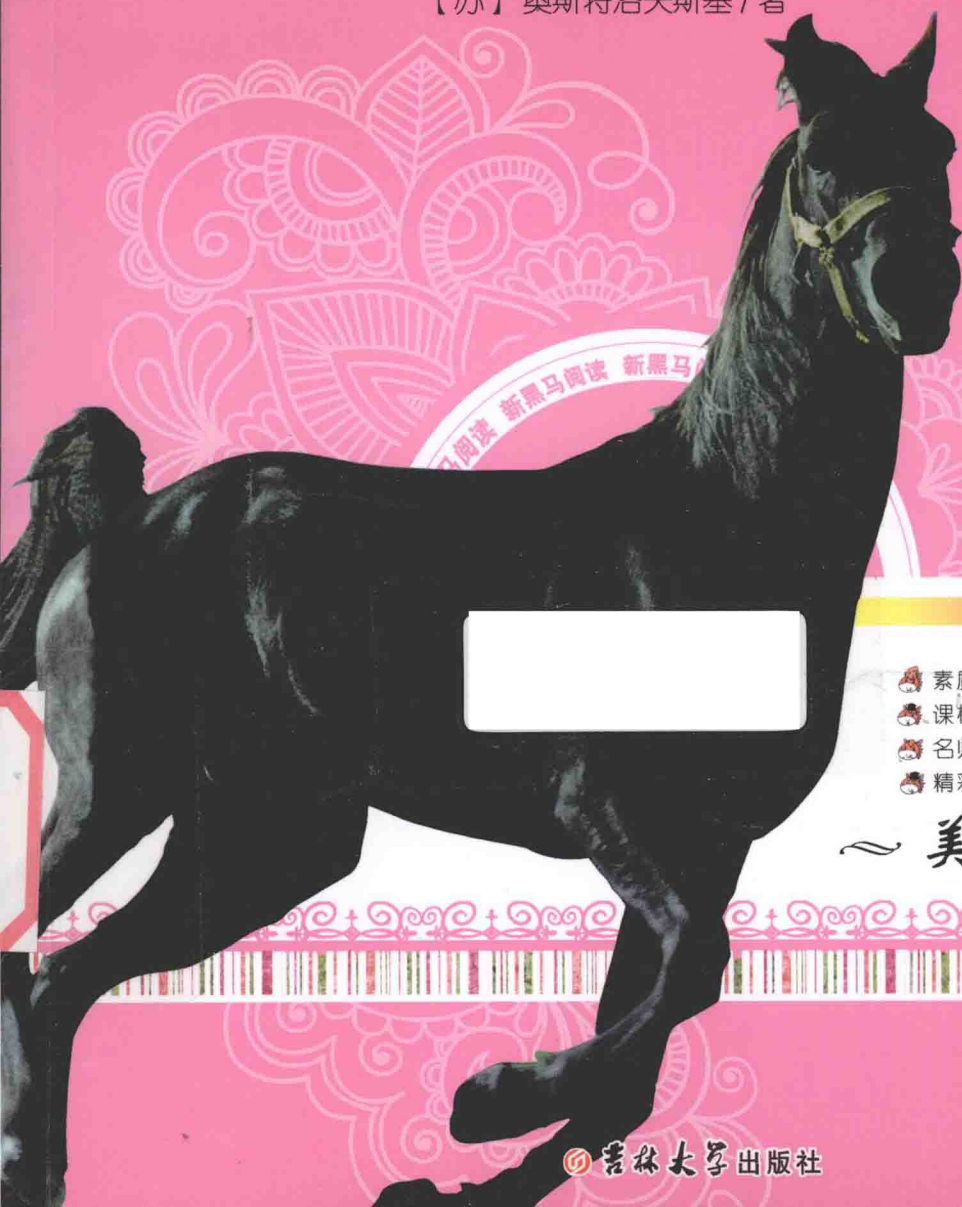
新黑马阅读[®]

全国68所教师进修学校推荐用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教育部《语文新课程标准》推荐篇目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 素质教育 阅读范本
- 课标指定 全部收录
- 名师鉴赏 指点要害
- 精彩图片 形象生动

~ 美 绘 本 ~

吉林大学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教育部《语文新课程标准》推荐篇目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杨贵宏 / 译

本书编委会:

李林霞 关美 杨福霞 赵丽娜 丁巍
高敏 吴静 齐艳芳 孟祥瑞 黄颖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美绘本/(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杨贵宏译. —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7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677-0370-4

I. ①钢… II. ①奥…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7295号

书 名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美绘本)

著 者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 者 杨贵宏

编 者 杨福霞

责任编辑 李国宏

责任校对 杨 娜

封面设计 刘 瑜

内文绘图 北京绘扬天下

开 本 170×240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3年8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 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

发 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0431-89580026/28/29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吉林省吉盛印业有限公司



ISBN 978-7-5677-0370-4 定价:23.80元



目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开除	3
第二章	启蒙	14
第三章	冬妮娅	22
第四章	被捕	33
第五章	伤别	42
第六章	谢廖沙	53
第七章	血与火	62
第八章	变化	73



第二部分

第一章	学习	85
第二章	筑路	95
第三章	砥砺	105
第四章	基层	114
第五章	转折	125
第六章	重逢	134
第七章	达雅	145
第八章	抉择	155
第九章	新路	166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开 除



“复活节前到我家补考过的，站起来！”脸皮松弛、身材肥胖的瓦西里神父，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六个学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神父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像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孩子们惊恐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俩坐下，”瓦西里神父朝两个女生摆摆手，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神父转过脸，那对小眼睛死死盯住四个男孩子。

“过来，你们这几个捣蛋鬼！”

瓦西里神父站起身来，走到挤缩成一团的四个男生跟前。

“小混蛋，谁抽的烟？”

四个孩子都啜嚅着说：“我不会抽，神父。”

神父气得脸都红了。

“撒谎！不会抽？那面团里的烟灰谁撒的？！不承认是吧？好，走着瞧！都把口袋给我翻过来，快点！听见没有？翻过来！”

三个孩子陆续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父仔细查看孩子们口袋的每一条缝隙，看有没有烟丝，但一无所获，于是就把目光转到了第四个孩子身上。这个男孩长着一对倔强的黑眼睛，灰衬衣，蓝裤子，两个膝盖处打着补丁。

“你呢，怎么木头桩子似的不动？”

那孩子压住心头的愤恨，看着神父，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用手指了指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是你干的了吗？我看你这



回还怎么在学校待下去？小兔崽子，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没开除你，这次可没那么便宜。你给我滚出去！”他用力揪住男孩子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即关上了门。

保尔被赶了出来，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办呢？母亲在税务官家里作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为他操碎了心，该怎么向她交代呢？

眼泪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保尔跟瓦西里神父是老对头了。

有一次，他跟别人打架，老师罚他留校，并把他送到了高年级教室。高年级老师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跟地球差不多。保尔听到这样的说法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保尔是信教的。他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故事。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是不太久远前创造的，而并非是存在了几百万年，保尔对此深信不疑。圣经这门课，他也总是得满分。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想，改天一定要向瓦西里神父问个明白。

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保尔就举手问道：“神父，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而不是圣经上说的……”

他还没说完，就被瓦西里神父的咆哮打断了：

“混账东西，你瞎说什么？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

不等保尔分辩，神父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保尔已经鼻青脸肿，头晕目眩，被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

从那一刻起，保尔恨透了神父。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更不会忘记神父那顿无端的毒打。他把仇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

瓦西里神父偏偏喜欢跟他过不去：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把他赶出教室，或者一连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管



他的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里去补考。就在神父家的厨房里，他将一把烟灰撒到复活节用的面团里……

而少不更事的保尔也因为这次烟灰事件，不得不结束了他短暂的求学生涯。

车站食堂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他瞥了站在一旁的保尔一眼。

“多大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好啊，让他留下吧。工钱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连班干一天一宿，然后歇班一天，可不准偷东西。”

老板转过身去，对一旁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给他派个活。”

女招待把保尔领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忙碌着的弗罗霞一边擦着额上的汗水，一边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袖子，用洪亮的声音说：“小家伙，你的活很简单，就是每天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了开水。”

“这位大婶看起来挺和善。”他心里想着，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那我现在干点什么呢，大婶？”

“哈哈，”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大笑，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哈哈！……弗罗霞这回捡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自己笑得比谁都厉害。

原来屋里全是蒸气，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大家正笑着，洗刷间的门忽然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擦脏家什，走了进来。

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叫普罗霍尔，他撇撇嘴说：“快点干！十二点的车马上就到了，你们还磨磨蹭蹭的！”

他看到保尔，问：“这是谁？”



“新来的伙计，”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伸出粗壮有力的手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呵斥道：“这两个大茶炉你怎么照看的？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先饶了你，明天再这样，就叫你吃耳光，听清楚了吗？”

保尔一声不吭地烧起茶炉来。

就这样，保尔开始了他的劳动生涯。他第一天上工，干活非常卖力，他知道，这个地方跟家里可不一样，在家可以不听母亲的话，这里可不行。斜眼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吃耳光。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飞跑到外面，把脏水倒进坑里；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劈柴，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茶炉上烘干。总之，该他干的活他都干了。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累的身体，走到下面的厨房去。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瞧这孩子，干起活来不要命。准是家里没办法，才打发来的。”

“是啊，小伙子挺好的，”弗罗霞说，“干起活来不偷懒。”

第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走在回家的路上，保尔感到自己是一个用辛勤劳动挣得了休息权的人。现在他也工作了，再也不是吃闲饭的了。

但是一回到家，听妈妈说哥哥回来了，保尔心里又忐忑不安起来。

“阿尔焦姆肯定已经知道自己退学的事了，”保尔想，“挨骂是少不了的，说不定还要挨顿揍呢。”

但是，阿尔焦姆只是推开空茶杯，对保尔说：“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可得当心，干活别偷懒，该干的都干好；要是再被撵出来，我就要你好看！我现在也转到这儿来了，以后就在这儿干活。妈也再不用去伺候人了。保尔，你得争气，要好好做人。”

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工钱从八个卢布涨到十个



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这期间，他吃了很多苦，先在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那个有权有势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孩子，常常无缘无故给他几个耳光，后来干脆把他撵回了洗刷间。要不是因为保尔干起活来很卖力，他们早就把他赶走了。保尔干活又多又快，从不知疲倦。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端着空托盘下到厨房去，一会儿又端着菜从厨房跑上来。

每天深夜，当食堂冷清下来后，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大赌特赌，保尔非常憎恶他们。“这帮该死的混蛋，有了钱就知道喝完赌光！”

另外，夜间在厨房角落和食堂仓库里发生的事也让他见怪不怪了。保尔知道，任何一个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价钱把自己的肉体卖给食堂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在这里就干不长。

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回到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上来。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走下楼梯到厨房去。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堂倌普罗霍尔从上边走下来。保尔连忙躲到楼梯下面。

正当这时，又有人从上面快步跑下来，保尔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普罗霍尔，等等！”

普罗霍尔站住身子，抬头朝上面看了



一眼。

“什么事？”他不耐烦地问。

有人顺着楼梯走了下来，是弗罗霞。

她拉住堂倌的袖子，怯怯地说：“普罗霍尔，中尉给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然挣脱胳膊，大声说：“什么钱？不是给你了吗？”

“可是人家给你的是三百卢布啊。”弗罗霞几乎要放声大哭了。

“什么，三百卢布？”普罗霍尔讥讽地说，“怎么，你还想要？大小姐，一个洗家什的女人，值这个价吗？陪睡一夜就能挣五十卢布，你已经该谢天谢地了，哪儿有那么多傻瓜？行了，我再给你添几个卢布就算了事。只要你放聪明点，往后挣钱的机会有的是，我给你拉主顾。”

普罗霍尔说完就扬长而去。

“流氓！坏蛋！”弗罗霞追着骂了两句，便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的暗处，双手死死抓住楼梯的铁栏杆，脑子里轰的一声闪过一个清晰的念头：“连她也出卖自己了，这帮该死的家伙！唉，弗罗霞，弗罗霞……”

保尔对普罗霍尔更加痛恨了，他憎恶和





仇视所看到的一切。“唉，我要是个大力士，一定揍死这个无赖！我怎么不像阿尔焦姆那样强壮呢？”

……

“保尔，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发呆？怎么了？”

保尔回过头，看到了厨房小学徒克利姆卡。他们俩是新交的朋友。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其实我从到这儿来干活的第一天起，就一直不怎么地。你看看，这儿是个什么鬼地方！咱们像骆驼一样干活，可结果呢，谁不高兴就赏你几个嘴巴子……”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赶紧打断他的话头：“嘘，小声点，说不定有人过来，会听见的。”

保尔倏地站了起来。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也不想干了。就是到铁路上扫雪也比待在这儿强，这儿就是地狱，那帮家伙不是骗子就是强盗。他们有的是钱，咱们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畜生。对姑娘们，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是哪个长得漂亮一点，又不肯服服帖帖，马上就会被赶出去。她们能到哪儿去？都是些难民，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她们总得填饱肚子，为了不挨饿，只好任人摆布。”

保尔讲起这些事，是那样愤愤不平，克利姆卡担心别人听到他们的谈话，急忙起身把通向厨房的门关好，可保尔还是旁若无人地发泄他满腔的积愤。

保尔没想到，他很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一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但是接班的人还没有来，老板娘就不放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累了，却不得不留下来，连班再干一天一宿。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

保尔拧开水龙头，没有水，看来是水塔没有放水。他就让水龙头开着，自己想先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没想到一下就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水来了。水流进水槽，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顺着





瓷砖流到洗刷间的地板上，又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室……

一股股水流悄悄流到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谁也没有发觉。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他一下跳起来，大喊大叫，其他旅客被惊醒了慌忙去抢自己的行李。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急忙跑过来，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

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保尔的头上、身上……

清晨，保尔浑身是伤，一步一步勉强挪到了家。

阿尔焦姆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听保尔从头到尾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听完，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羊皮袄，一言不发地出了家门。

“我找堂倌普罗霍尔。”一个陌生人问格拉莎。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一脚踹开门，走进洗刷间。

“他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指着他说。

一只有力的手按住了堂倌的肩膀，两道愤怒的目光逼住他：“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挣开肩膀，但是阿尔焦姆已经狠狠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他刚想爬起来，紧接着又是一拳，把他钉在地板上，他再也起不来了。

这天晚上，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母亲打听到，他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以后，阿尔焦姆才回到家里。那是晚上，母亲已经睡了，保尔还在床上坐着。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关切地问：“怎么样，伤好点了吗？”他在弟弟身旁坐了下来。

“世间的倒霉事多了，还有比这更倒霉的呢。”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没关系，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替你打过招呼了，你可以在那儿学门手艺。”

保尔紧紧握住了阿尔焦姆的大手。